

培训班,杭州妈妈开始“断舍离”

每晚陪读,一年省下3万元培训费

本报记者 金丹丹

上周末,儿子的暑期英语培训告一段落,原本暑假前就急吼吼“暑秋连报”的宋晴,却迟迟没有续课。

“双减”政策发布后,明确了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。双休日不能培训了,周一到周五要给孩子排课吗?本来就捉襟见肘的“上课日”时间,需要再匀一块给培训班吗?宋晴有着和很多老母亲老父亲一样的纠结。

目前,“双减”的本地细则还没有正式出台,很多孩子的暑期培训生活似乎仍是按部就班的波澜不惊,但家长间关于培训班的讨论早已惊涛骇浪。

有人在观望秋季班的消息,有人担心培训班“跑路”申请提前退费,有人则主动出击,审视自己的教育初心,开始做培训班“断舍离”。



“包包预算”VS 培训班学费

“双减”新政出炉后,宋晴火速盘点了儿子上学日的时间安排。

放学回家完成作业后,有雷打不动的半小时钢琴时间、半小时运动时间、半小时自由阅读时间,另外背背课外单词,做点拓展数学题,紧赶慢赶晚上九点半能上床躺着就“谢天谢地”了。

“我们不算‘佛系’,但也够不上‘鸡娃’。”9月,孩子升入四年级,作业量应该有所增加,这么“无缝对接”的“上学日”,怎么再挤出两小时接送培训?

“身体肯定是第一位的。爹妈个子都不高,先天没优势,最晚十点是一定要睡觉了。”

在学科类培训中,英语是宋晴最为看重的。

“一方面我自己就喜欢英语,掌握一门语言,真的可以帮你打开一个新世界。另一方面,我有亲戚在国外,以后孩子大了,肯定要出去开开眼界。”留学,早早写进了儿子的教育规划单里。

儿子幼儿园时期,宋晴买了点读笔,时不时往家搬英语原版绘本,自己每晚“陪读”。

儿子大班时,她向资深家长们取经,“下血本”报了本地流行的连锁英语机构,开始了培训班之路。

到一年级,她将儿子的口语班换成了某在线青少儿英语的外教课,另外,还报了某热门机构的英语培训线下课,上的是剑桥体系课程。

宋晴每年给儿子的培训费支出在5万元左右,而英语培训,是最大的一块支出。

线下课一学期学费4000元左右,再加上暑寒假班费用在4000元左右,在线英语的外教口语课,她购买了课程包,一年在两万元左右,再加上七七八八的图书、英语考试费用,算下来,每年光在英语培训上的花费就超三万元。

原本热衷于买衫、买包,每天要刷几遍时尚博主微博的宋晴,几年前就已把“包包预算”变成了培训班学费。“每次看到一个心动的包包,就会下意识折算成课时费。想想一个包,够娃读一年半载的,怎么下得了手!”

主动“断舍离”

儿子英语培训班之路已经四年,宋晴笑称“扔了好几个‘大钱包’”进去,花了钱,有一些效果,也在不断走弯路“交学费”。

“总想找到更好的。四处打听,有人说这个好,有人觉得那个不错,不断‘长草’……”到自己“碗里”后,时常觉得鸡肋,却无法舍弃。“上班和同事聊,下班刷各种家长群、一堆的教育公众号,看人家优秀的娃,很难不焦虑。别人都在读,觉得不报就亏了。”就这样,被裹挟着冲在路上,“剧场效应”之中,来不及也不愿意审视自己的初心。

一年接着一年,给儿子报班、续课,已成为了一种惯性。每年为孩子留一笔固定的培训班支出,也成了她和丈夫的共识。

宋晴坦言,新政出来后,“倒逼”她“断舍离”——重新审视培训班,重新考虑孩子的特点和需求。

最近,她终于下决心,来调整儿子的培训。

首先“断”的是英语线下课。周一到周五没有空余时间,考虑到视力,也不想转网课。

然后,“舍”了线上外教课。

“双减”政策中,明确表示“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”“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”。“平台前几天还在推限时优惠,表示老用户的外教课还是有保障。但在这样的政策之下,风险太大,万一‘跑路’得不偿失,退一步讲,外教的质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可能也会打折扣。”宋晴打算,尽快把剩下的二十多节课上完,不再续费。

她重新分析了儿子的英语学习情况:校内没有问题,英语兴趣大,发音语感都不错,很愿意主动学习,剑桥少儿英语三级成绩挺好,在阅读量和写作能力上需要提升。

“如果不跟着培训班学,是否可以帮他找到一条自主学习的路?”

宋晴突然觉得自己的思路打开了:英语配音的App有很多,可以练口语;每周找在国外的亲戚聊聊天;家里原版书不少,一本本读;有不少词汇、写作练习册,以前闲置的,可以重新翻来自学。最近,宋晴自己也报了一门网络成人英语培训课程,想着可以和儿子一起看,她还打算每周安排原版电影时间,不光是学英语,也是亲子时光。

“这么看,好像英语学习更有意思了,不是跟着培训班的课程走,而是真正跟着兴趣主动自发去学。我和娃也可以互相监督,一起精进。”宋晴越聊越兴奋,她觉得和儿子肯定还能开发更多有趣的学习方式。

“有个包包,在我的长草单里两年,一直舍不得买,这回可以考虑一下了。毕竟光英语培训,一年就省下来三万多!”她调皮地眨眨眼。

不能免俗的“妈妈作业”

如果说宋晴是主动出击“断舍离”,家长任苹则是被动地告别培训班。

“我最焦虑的是孩子以后考不上高中!”85后的任苹毫不掩饰自己对教育的焦虑。结婚时就物色好学区房,小宝宝时期的双语早教班、幼儿园时期热门大机构的“提前”数学课,她都忙不迭地报名。今年上半年,她给幼儿园大班的儿子报了某机构的英语课程,买了近三万元课时费。

她听过很多亲戚朋友推心置腹的“育儿经”,天天听着同事“姐姐们”的育儿焦虑:“以前是小升初,拼命想进民办初中,现在是中考、分配生,竞争太激烈,一分就是几百人。有时候觉得孩子太累,可怜,但是竞争压力那么大,怎么办?”对孩子未来的不安全感,她选择让孩子“超前学习”,比如在幼儿园就上数学培训,中班每天练口算,学认字、写字,这个暑假,她每天下班给孩子提前辅导一年级的课程。

面对“双减”,她的内心很矛盾,一方面认可“减负”,一方面担心孩子会在未来竞争中败下阵来。

中考的压力,高考的压力,就业的压力,在一层层前推。对孩子未来职业生活和经济社会地位的期望,此时成了家长对孩子学业成绩的要求。

因为担心培训机构跑路,她决定退掉英语班。任苹感叹,回顾儿子读过的英语、数学培训班,兴趣了了,更多是“完成妈妈的要求”,孩子更多热爱在运动上,乒乓球、滑板,儿子都是班里玩得最好的那一个。

这几年,是不是“过度教育”了?任苹想象着没有学科培训的双休日,心情复杂。

陈冕这几天,则给新五年级的女儿调整秋季培训课程。

在“鸡娃”妈妈团中,陈冕是最“佛系”的一个。女儿成绩中上,活泼开朗,热爱绘画、合唱。去年暑假开始,她“跟风”给女儿报了一个奥数班。

“看着数学成绩不如她的同学都在读奥数,我真的坐不住了,经常想,如果不读,是不是对不起她?”陈冕说,给女儿报数学班,其实更多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。“女儿经常说不喜欢,但我要求她上,她也没有反抗。但看得出来,这对她来说是个负担,绝对不是她擅长且有兴趣的事儿。”

担心孩子在学校“学得不够”的不安全感,萦绕在陈冕心头。她不能免俗地给女儿“加餐”,特别是期中、期末考前——想方设法让女儿多做一张卷子,刷几道提升数学题。大多时候,她也在问自己,这样的“妈妈作业”到底有没有效果,是为孩子好,还是只给了自己“安全感”?

“这几年出台的教育政策,不管是公民同招、全民摇号、分配生实施等,让家长们的焦虑有所缓解了。但很多人的观念很难一下子改变。教育焦虑的背后,有着更深层的思维习惯、文化与经济因素影响。”陈冕说,她更期待的,是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,不再一味追求名利、地位,让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尊严地幸福生活,“那个时候,相信每位家长都会更淡定,考虑什么是孩子真正需要的,让教育回归到原点。”